



志壑堂集

七





門入和6  
籍 1080  
卷 7



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序

淄川 唐夢賚

周易清本序

易爲一定之數乎君子何以終日乾乾易爲無定  
之數乎古人何以用之於卜筮夫龜龍出而圖書  
作矣假使龜龍不出圖書其遂不作矣乎且圖書  
之數果盡如龜龍之數乎卽盡如龜龍之數倘非  
伏羲遇之亦能畫否乎且後世之龜龍其遂無書



乎卦象既畫爲八矣八其足以盡天地之象乎若  
邵子之八周子之五其遂不足以盡天地之象乎  
三百八十有四爻象三百六十有六日矣彼置閏  
歲差其果盡在易乎天果左旋乎日月果右旋乎  
經星果天之行乎日其過天一度乎月其不及天  
十三度乎抑造曆者以進爲退天其非左旋乎晝  
夜其一百刻乎其九十六刻乎日行南陸而暖行  
北陸而寒乎抑地東遊而春西遊而秋乎日以出  
地入地爲晝夜乎抑以轉須彌爲晝夜乎月得日

光以爲光乎抑月自有盈虛乎日月相掩而薄蝕  
乎抑與烝孛同宮而薄與羅計同宮而蝕乎日月  
之形皆大于地乎迨月望之後何以不相掩乎月  
在天時何以復見星辰乎斗形似斗畢形似畢矣  
此聖人以此名星乎抑星以此自名乎干支者數  
目之別名乎抑亦五行之別名乎且甲子之始果  
何所據而爲始乎周文之易其卽伏羲之易乎孔  
子之辭其卽周文之辭乎意者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卽所以爲開務成物乎千百年之事聖人



其先知之乎意者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是卽所以爲數乎邵堯夫之言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陰陽剝復之機卽在此而不在于彼乎邵子精于易者也而其言如是學易者其何所適從乎余薄遊武林見山陰布衣著有周易清本之書所云清本者蓋清朱子本義也其所爲圖書卦變與占象置曆之說種種皆與古人殊乃復申吾說以竟其理如此而且正之山陰著書者也

法黃石先生黃山集畧序

向在燕臺嘗讀前輩法黃石先生借山樓詩刻久之於濟南再見先生滕王閣一賦久之又于燕臺見先生畫鶴畫山水狀總不得全讀先生詩今歲庚申先生就醫武林乃見林君西仲所訂黃山集畧且得數數從先生論詩先生之言曰夫嘗聞釘鉸之說乎稗史載唐忞宗御勤政樓見釘鉸而過樓下者問曰爾能修冲天冠乎釘鉸日能忞宗與一冠令修之旣竟忞宗曰此旣敝矣朕無所用之



便以賜女釘鉸惶恐不敢受忞宗曰試將去便夜中一着亦不妨此釘鉸之一說也詩話載有胡釘鉸者家古墓之側每飲茶必祭墓一夜夢墓中人語曰感子茶惠念無以爲報當教子作詩釘鉸謝不能其人曰但率子意爲語而加之以韻則善矣其人蓋柳惲也此世所謂胡釘鉸之詩者也二說誠未知其有無狀要而論之一似皆善于言詩夫佞宗雖倦勤乎必不至修敝剗卽修之必不委其業于釘鉸業委之矣必不至以剗賞之令夜一著

也此蓋謂學少陵昌黎飛卿義山之詩不就與妄訾濟南北地諸子者也試思以釘鉸之首而夜着誰何氏之剗此何爲者耶寧不令人捧腹絕倒乎若夫率意爲之而加之以韻遂足以爲詩乎况飲人以茶而報之以詩其所爲報德者何等也此蓋謂學長慶渭南之爲詩而不就與妄訾公安竟陵諸子者也今試取三百篇而讀之彼雅頌郊廟之章當其爲冕旒卷衣鸞旗柷鬯之什所謂補天浴日者非耶朕曷嘗不率其意而爲之以自見其一



唱三嘆之旨至於十五國之征夫思婦歌哭怨憤之聲所謂率其意而爲之者歟而其一卉一木一蟲一魚有山經海市之所不載爾雅齊諧之所不知者誰謂非修五鳳樓手也彼夫角技詞壇橫訾今古者夫亦可以已矣俯仰上下詩人求一釘鉸之全人而不易多得而何可易言詩也蓋先生對余之論詩如此余小子後進何敢叙先生之詩竊述先輩之緒論以正告天下之作詩與讀黃山集畧者

耿又樸太史詩集序

戊午菊月余偕高念東先生及同譜諸子驅車聊攝哭姚端恪公先師于河干耿又樸太史來館余輩于玉帶橋之蕭寺蓋故明靖難時戰地也太史茶話次謂余曰巢陵無巖壑之奇以恣吾杖屨無水石之麗以供吾眺吟無詩瓢文酒刻燭擊鉢之會以暢吾幽期顧吾獨時時寄意于詩因得取太史詩集讀之已而又曰人或言爲長慶渭南不如其爲右丞少陵也又云爲太倉歷下不如其爲



竟陵公安也角壇分幟抑復無可與語余謂詩之  
不同于三唐也固也家異說而人異學亦何怪乎  
唐人之于詩童而習之今士子束髮受制義白首  
而不釋負才者間一爲詩同學且戒其廢學故爲  
詩之日常少或已筮仕矣方勞形于簿領則不暇  
爲詩其或清曹閒署暇爲詩矣而縹緲不富蠟屐  
未廣無以增其俯仰今昔之感猶之乎不暇爲詩  
也不則縞紵爲歡馳情聲伎輶軒所至竭志交遊  
人各有好比比而朕其于詩也又遠卽含毫吮墨

自命爲作者之壇矣其或懷響不彈抱景不叩滯  
情者無高韵遺世者無苦境噪喉棘吻句外索朕  
雖花鳥閒愁月露盈牘此虞山梅村諸公所謂按  
之實無詩者也詩雖不廢學良亦有別才耳余久  
知太史四歲時習爲韻學卽似迸巖泉如瀉瓶水  
此蓋有天授間一日登其堂過其別墅几榻屏壁  
之側詩淋漓皆滿而于人材教化奚囊中三致意  
焉太史蓋寢食于詩者矣夫以詩爲詩則接踵耶  
鄴抵掌優孟耳不以詩爲詩則吾之呻吟嘯歌偶



出而爲五字七字卽曹劉鮑謝亦復何與人事而况其後此者乎太史自此以至公卿亦其常也願益爲其關於世者察民謠而知里俗繪豳風而陳稼穡當不止寶鼎芝房天馬碧鷄之章矣而或者謂江潭澤畔方有詩歷夔門瓊海而後工者豈得爲篤論哉

宮定山會元詩經傳稿序

六經皆古人性情之書也而詩之爲義更宜於詞流藻繪一唱三嘆之間顧操觚之家有生而爲古文手者有貌爲古者其生而古者上下於十五國之源流而詳其風土達其制作雖征夫思婦歌吟宛然一再披之如置身于周秦三代以上而見其衣冠蓋本乎天者也其貌爲古者竊其餽飭而已飾其輦輓而已何嘗不獵取捷得以自附于風雅之末而海內藝林巨眼若電有掉臂而去之耳如



士羨朕一嗅之而不反顧當其時已朕而况于後浪相催花樣日異流傳既久誰復知之若宮定山太史詩義則不朕當太史之冠冕南宮也闢墨藏稿一出譬景星卿雲之見于天河圖大貝之見于肆家瞻戶仰業有時矣而詩義一編尤歷科以來黃雲孫鄒訐士而外未見其儔也余嘗掩卷而告弟子曰爾知所以讀宮先生之文乎夫文有真有假試以軼事論子陽陛戟列九卿而見馬文淵不值文淵一笑此假者也致佈于外者也劉文叔岸

憤而見之怡朕與故人同臥起便如其鷄鳴風雨同學對案時此真者也深于情者也定山之文如公子王孫體骨自貴商彝周鼎歛識原殊乃橫天之錦遠而彌耀鷄林之譽久而方新其爲毛鄭之功臣制藝之金科海內人士若不能一日釋者余讀其文嚮往其人久矣一日者杖屨相遇於吳山之麓訪君平問季主文酒流連意氣相得也定山因出其館課奏疏並四書詩經制藝相示余爲題數言於詩藝之端以告夫讀定山之文者若夫定



志望堂文集 卷之一  
山之爲人由詞曹而領袖烏府由烏府而榮戟中  
州文藻勲猷彪炳中外蓋寰宇所共知固無俟鄙  
言之及矣

丁洛潛給諫疏藁序

國家當甲寅乙卯之後有事於疆場在庭大小臣  
工籌兵策餉無虛日維時日照洛潛丁公以陳留  
令報最奉 詔入補科員在垣中五年歷吏科給  
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所條陳國計民生凡十三  
疏俱得 旨下部議覆施行公疏洞中利害而不  
爲激楚詳陳情事而不爲浮靡在廷咸以公輔期  
之會已未秋長安地震公趨朝問 皇上起居漏  
下歸邸舍露坐頽垣敗壁間次日遂得風痺症至



冬以假請歸庚申十月卒于里門遠邇無問知與不知莫不傷哲人之云亾也當公之請假時 皇上謂公敷奏詳明欲令在京調理輔臣以病劇對始得 旨旋里是當宁之眷注無以異於海內之瞻矚也越歲辛酉公之子士嘉鏞公疏於武林余乃得竟讀之而不禁撫卷興嘆也夫人臣之籌國事也如岐黃之用藥彼熱者寒之寒者熱之不謂無濟而所傷亦已多矣若夫投以蕩附而預計其熱投以芴黃而預計其寒此大臣之用心非徼倖

于一旦者之所能也今洛潛諸疏具在凡皆調劑於事後而不爲新奇可喜之說以補苴于目前至於見事風生務驚擊以爲名高者此不可得之於洛潛者也公卒未逾年而反側已靖使公而在諸凡軍興以來民生所不便如捐納者或得官以償其債負墾田者或虛報以博其遷轉增賦亦何堪于貧紳採買或不能無賠累固出於權宜之不得已朕豈有一事之不至於民者乎此卽在庭屢言之公必不憚再三言之以期有益於國而公卒矣



雖朕岐黃之術皆治其已病者也惟廣成柱下之言乃治其未病說者曰古之治天下者皆不以民養兵而今之衛田藩產不以養兵而皆棄於民爲可惜若夫蠲租增俸爲國家億萬年無疆之計盛代不患無賢必有踵公而起者余舊識日照之賢豪最多得交于公最久公所治陳畱之政與居家孝友嫺睦諸懿行公弟主政及庵君所爲狀甚悉茲不具錄

王朴齋方伯詩序

世祖親政之年朴齋先生官尚書郎每于朝廊燕署聞雞聽漏相同也若休沐之暇卽雙柑肩疊芳茵藉地必夕陽連騎而歸否則開軒坐月刻燭論文晨夕相過畧以爲常伊時已心識其爲人大率沉雄瑰異磊落而英多間一發爲論辨詞色淵朕目光炯炯淡有所注射輒能掀翻古人窠臼而焰見其襟期雖穩中而殊不激楚若新快而非爲浮游嘗以告語同人心相許也朕先生絕不言詩嗣是



又復六年再晤于營丘旅燈握手歡朕道故子夜  
徘徊未免有暮雲春樹之感時亦不暇言詩癸卯  
實某今上登極之二載某擬結屋匡廬同龕彌勒  
矣繼復訪張逍遙煉師于西山又得再聚蕭寺先  
生則看過頰而修修鬚交胸而拂拂試畧探以西  
竺南華之大旨則洞窺其堂奧而夷朕若不屑者  
或投以詩云匡時景畧今如此善病維摩可奈何  
先生掩卷而慨朕曰余從事于此蓋將二十年于  
茲漢魏六朝而降無論已自隸諸生時卽服膺景

陵嘗背誦不遺其全集一字繼而學滄溟亦朕十  
年以來又復棄之矣余急索而讀之纔誦數首再  
索得其落葉詩若干首臥三疊之雪浪而珠湧泉  
飛轟五老之奇峯而側嶺橫嶂山中靜對敵國隱  
朕先生之言曰調之靡靡者不以辱吾管城意之  
悠悠者不以交吾胸臆此所謂詞壇之飛將軍者  
若操鞭弭以與東野浪仙諸君子從事則鉅鹿之  
戰諸侯皆作壁上觀耳竊因是而乃廢朕自返也  
以余交先生如此其久迄于今始得讀其所爲詩



卽花榭離亭蘭橈竹輿亦尋常酬應之章耳而劃  
朕長嘯如見我心至夫達人觀化蟬蛻浮雲又浩  
浩乎可以觀其中之所存矣故持而授諸梓北海  
有石虹復豈玉璿思齋諸公者其交先生與余同  
也必不河漢于斯言

許竹隱郡丞觀風錄序

間考十五國之風不及吳越朕而宛委禹穴之秘  
言游季札之賢固已肇造文學鼓吹風雅矣至于  
烏鳶采葛里巷之謳吟會稽蘭亭王謝之人物兩  
浙詞章於越爲最嘗一日杖履其鄉竊見夫日射  
雲坊晴曛棹楔對衡望宇燦如朝霞纍若衣冠自  
昔爲烈而士子之家藏隋壁手握靈蛇者率可知  
矣竹隱許公以姑蘓名家來佐二千石簿領之餘  
進多士而課其制義彙爲一書將公之海內余得



受而卒業焉蓋不禁掩卷而三嘆也公以登陴授甲之時膺刺姦譏盜之寄桴鼓保障屹若金湯固已炳耀偉伐載在民社矣而當案牘紛沓不廢嘯詠蹠躡裘帶陳說詩書抑何其暇以整也卽多士伏首蓬窓披榛剪棘自是名士風流朕而軍興旁午貢賦艱難儲粟在瓶鳴琴在戶意者長吏之撫綏有方乎上官之愷澤旁流乎賀循之舍僅庇風雨羊裘之釣上逼星文刻曲若耶之間何多士耶抑因是而重有感矣 國家創興之初故事歲

遣輶軒之使巡行郡國弊吏之暇下檄衡文名曰觀風所以振厲人材式弘俊造典至鉅也今繡斧罷遣者舊矣一二良有司日惟補苴功令催科考成是急誰其修明故典豈非空谷足音乎顧士君子握符出治將以樹之風聲不徒觀其成俗旣已講明文執抑亦典重興行公試盱衡下邑博訪輿情東南之竹箭猶有美如虞翻者乎高臥之少微猶有清如謝敷者乎餘不俟之布衣茆舍衆望所歸孔德璋之蛙鳴鼓吹人倫攸繫命彼後車表厥



宅里欲有謀焉則造廬而請益以爲國中弟子之式狀後闡良知之真傳尋孔顏之樂處相其流俗之極弊者而重返之諸如三尺牛眠匪人居爲奇貨甲售而乙爭之祖貨而孫訟之以至箕帚之細雀鼠累歲不休炙絮之繁窳窳半生不舉勗哉多士表率四民障其狂瀾登之上古此固我公之夙志而亦於越之所痛心者也公早歲捷南宮文名噪海內粉署香爐中原節鉞士大夫顙望久矣旂常竹帛之書會且踵是編而繼其後也

汪健川先生壽世彙編序

朱晦菴謂有子言孝弟處言語似有重複陸象山每對人言有子非後學急務程伊川又謂仁爲孝弟之本孝弟乃爲仁之本于是後之學者分理事爲二而無能會通於其故曲儒聚訟自此多端試以此質之洙泗之堂譬片雪之就洪爐矣程明道之言曰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旨哉言乎三代以上之聖人有時言理則不言事蓋理與事無二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古今言道未有直截于此言者有子  
之言亦若是而已矣宣城汪健菴先生以理學名  
世與人交如茂叔之春風公瑾之醇醪所手定壽  
世彙編一書集經史之嘉言往行與時賢之藏修  
未見于世者而証以家學之實申以獨得之秘來  
令般陽攜以自隨余不敏竊幸受而卒業昭朕如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純乎訓世之言不參以諸儒  
之葛藤而命其編曰壽世則先生之奧義存焉夫  
世所謂延年之說者有金碧龍虎之書熊經鳥申

之術矣朕三代以後之人其壽每不及于三代以  
上則胎教之失而習尚之澆耳誠以先生壽世之  
旨立教以葆其太和不滑其天真則廣成柱下長  
生久視之道寧有外于是乎而况有其死而不亡  
者乎先生今方以壽世之學小試之一邑凡所以  
匡民之生者爲之必力不力不止雖過甚不爲過  
也凡所以戕民之生者去之必極不極不止雖過  
甚不爲過也異時持此書以奏最 廟堂將古人  
祈天永命之業皆于是乎在一切後儒之分理分



事角壇豎幟者皆可以是以書釐正之以視韓嬰劉  
向輩所雜記故事成一書者如繁響之於鐘呂也  
夫豈鼎鑪鉛汞吐納吸噓黃冠自了之術所可比  
哉

重修武康縣聖廟大殿序代

余不佞承乏武康既抵任肅謁先師顧瞻澤宮  
鞠爲茂草業與學博先生商酌捐修啓聖祠明倫  
堂已告竣矣獨是先師正殿荒蕪不治非所以  
妥神靈而崇俎豆也詢之庠序咸有同心于是卜  
日鳩工興畚鍤之役澤門之哲國父庶其免哉乃  
進多士而告之曰詩云思樂泮水寧唯是旅進旅  
退從公于邁哉母亦尊聞行知納多士于軌物耳  
不佞龜蒙鳧繹之鄉有敝廬焉去聖人之居如此



其近也夫聖人言滿天下而撮其一語皆可以矢  
之終身其言曰君子有三畏信斯言也卽謂千聖  
一源可也以聖人岐嶷天縱聰明性成卽優游伴  
與何難極其意之所欲爲顧乃朝乾夕惕不遑終  
日有同于下士之劬勞者豈惡佚哉良以聖狂同  
具今古不殊人人有此天命之虛靈者叙彝倫而  
塞天地而翼翼者守之淫淫者喪之顧誕天命者  
爲大人所以正萬邦而式下土者也聖人之言峻  
絕而不可幾及而約之以易簡則惟理也法也如

是而已矣三代以上聖聖相續灼見天命之本原  
而士生于其間者莫不敦行而崇道居佩禮樂而  
出奉典刑其風號爲近古迨其季也結駟連騎之  
風一變而爲縱橫捭闔之客利害中于人國而禍  
亂起于遊說背道而馳藐視王侯匹夫裂眦而萬  
乘震動積怨積憤秦起而燔其書漢起而溺其冠  
于是聖人之言至此如操左券而大驗則小人不  
知天命而藐大人之禍至于如此其極也唐宋以  
還眞儒輩出而牛李蜀洛之黨與國終始故明初



興百工皆許執藝事以諫獨生員不許關白一字  
蓋懲于前而愆于後凜凜乎不可假易矣而其末  
也東林復社之君子爭國是而殉社稷至于毫不  
可爲而膠執石固之勢尚牢不可解而清流之禍  
亦慘不可言矣我 國家廓清中夏興賢育才排  
決朋黨故明舊習洗滌殆盡而所以申飭學校者  
如公呈通賦健訟隱糧不啻懸之象魏三申五戒  
焉良以士居四民之首家習往聖之訓用志紛則  
業不專寄趣遠則道易成所以納之宮牆董以師

傳皆是物是志也寧與閭左庸愚寄命司敗者可  
同日而語哉武康雖蕞爾彈丸之邑山則有計峴  
封禺之勝水則有風渚前溪之美何僕射嘗有言  
矣山藪固多奇士世業青箱若隱侯之詞賦餘杭  
教授若雲禎之高踪沈弘先之歸里賢而不驕孟  
貞曜之詩名介而寡合率皆落落千秋炳麟日月  
防風氏之國亦東南一都會也年來賢書接踵策  
名天府者雖不乏人狀游宴曲江翱翔瑣闥者抑  
何寥寥也或者用志紛則業不專乎意者寄趣遠



則道易成乎陶朱計狀之業尚足以困千里之驥足滯九萬之鵬飛而况于出入官衙纏綿雀鼠者乎今者塗墍豐宮修明祀事將與博士弟子闡洙泗之遺言勵曾閔之卓行而所告之多士者無他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卽此二語亦無他亦曰畏天理畏王法而已余不佞家東海而近闕里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皆在是焉諸生其以爲老生之常談而棄之乎抑以爲尼山之彝訓而尊之乎余不佞竊賡歌於論鼓鐘之章而觀其後矣

吳海木詞蘊選集序

庚申之役於吳越詞人雲間見周子冰持武林見吳子海木皆翩翩年少玉立鸞停有聲藝苑間冰持爲余志壑堂集作四六駢言選聲摘藻嵌青婉白極六朝之麗不知敝篋中爲何神物攫去覓之不得惋惜累日海木小試輒冠軍所著制義盈笥詩賦填詞累千百餘篇久爲曹秋岳先生門下士先生向以吳三柳日之蓋以所作西湖詞中有低捲酒旗風最消魂斷橋疎柳又西風淡蕩斜陽明



滅幾點鴉啼柳與無賴東風裏和烟和霧暗接絲  
柳之句也余客湖上先生數數爲余稱三柳不置  
余答拜吳子於武林門內見其案頭方輯當代名  
賢所著爲詞蘊一集皆極一時作者固當與文林  
詞伯諸選並駕齊驅自此鄭鷓鴣謝胡蝶之名海  
內當噪起無疑矣余惟古人池塘春草空梁燕泥  
一句流傳皆足千古而紅杏尚書三影郎中至於  
聞聲而慕應之如響今者吳子雖賢得曹侍郎而  
益彰不其然哉獨是吳子弱冠仙才逾於終賈

而正試不得一當有司意者增爲之耶或其時未  
至歟日來爲余校讐小集付梓晨夕流連得細讀  
其制義感憤不能暫釋不知秋岳先生何以爲吳  
子計卽余亦何能益吳子哉吾知海內有心人必  
有播笏阿房一賦而起者異時與吾周子冰持旗  
鼓中原安仁叔寶貫珠聯璧始不以余言爲河漢  
爾



王汾濱小兒痘疹醫案序

道莫不根于靜而醫爲甚醫之爲術最微而嬰兒痘疹猶難守古人之遺言者不求古人之所以狀而紙上是問是雁陣似書而蝸涎似篆也守先民之遺法者不體先民之所以狀而陳跡是求是鑿輓爲度而鐘簾爲律也若夫醫之爲術百艸之根核初何以分佐使百脈之搖轉初何以統緣督不得古人寂寞覺炤之情而指上是尋是欺肺腑不能言而病豎不能語也夫列戶而肥瘠異情分江



而寒燠殊候張弛不宐曰此吾形骸以外事耳今夫首上足下天之生是使同也息其紛馳反于太始耳何以聞目何以視水何以沉火何以飛陰何以降陽何以升不燭焰而知不梯航而至此非岐黃之所以通于神明而昔人之隔垣而視者乎至于痘疹之症起于嬰兒口不能言而頃刻異狀七劑一投而吉凶立判焉夫口不能言而醫代之言恐言非其所言矣卽言其所欲言而失之俄頃陳言是而新語非生歿之於人亦大矣能不悲哉王

子汾濱靜者也究性命之旨有年一日者與掩關于別墅趺跏之餘出其手錄醫案一卷見示曰吾于痘疹之科得三昧焉余覽其所著大率如秦越人之歷歷游諸侯間而子長爲之傳也今以痘科之不易也如此而汾翁一再試之而輒效彼十年學道意者其必有合也或謂古方可盡廢歟余曰不見奉參同金碧諸經者乎嘗偶一披卷而鉛汞別其藥物爻卦分其漏刻種種名象何止百千狀從上諸真但斬斷外緣于恍惚杳冥中通之而得



法之後益復無言當其未通豈不便作蓬壺碧落  
間想耶夫古人要眇而獲之卽不得滅裂而求之  
古人屢試之而恐有悞卽不得偶拾其唾餘而謂  
盡于是焉古書安可盡廢也王子靜者也所得于  
性命之旨最深彼齧指者心動灼艾者痛分此豈  
形骸以外事耶推之一體何獨不朕王子十年學  
道吾知其必有合也

張樵嵐囊餘錄序

竊嘗瀏覽史牒而嘆古今良吏之難也母亦爲吏  
實難哉無論中牟之雉河陽之花日中誠不知爲  
何等事卽今三空四盡而催科之計已窮探篋椎  
埋而緝捕之案日多一似起潁川渤海于紙上亦  
有不能爲理者此豈古今果易民而治耶聞之昔  
賢之言曰良吏之治其郡邑如家督之于子弟如  
大將之于萬軍夫萬軍繁矣朕大帥知其偏裨偏  
裨知其卒伍按尺籍而求之某之驍蹇某之智畧



某之器甲某之步騎甚而其里族嗜好黨與親踈  
與夫疾痛呻吟之昕夕歡呼踴躍之情形無不瞭  
朕于吾意計中者朕後吾之金鼓可得而用也年  
來一二謝政而去者之治其郡邑也亦如家督之  
於子弟矣子弟之佃漁聲色六博狎遊卽而索之  
未嘗可得庭闈之間邈如萬里而况於四履之外  
者乎古今之治莫善于保甲是卽講社讀法周官  
周禮之遺也而急時務者往往忽之卽聞一奉行  
故事不過造簿取結而志已畢不則操切爲政祇

以飽胥吏之橐已耳較之漫不事事者若間日瘡  
不寒則熱也樵嵐張侯以山右世家佐治奉符向  
覽其勸民四說開譬諄復不啻慈父之于嬰兒口  
者策杖泰岱竊得窺其容止脩脩玉立士元誠非  
百里材也旣又讀其新刻大槩詳載訟案而于設  
立鄉約獨殷殷三致意焉余旣以所藏積穀脩荒  
之書貽侯而又知侯一日得百里而治之潁川渤  
海之績不難再見于今日也夫百里之長宴坐堂  
皇語以風俗教化曰我母與知我惟知功令有追



志寧堂文集 卷之一  
呼耳司牧之謂何矣讀侯之書知侯必不出此矣  
朕侯自顏其書曰囊餘錄侯其勉之哉鏤邪利器  
行且將脫穎而出琴鶴清風固無妨垂橐而入也

趙古人修源泉募疏

向嘗泛彭蠡揖匡廬坐臥玉簾泉瀑布奔雪驚雷  
控垂十畝一時掃除精舍便有挂筇笠終焉之志  
已而躡屐蘓門訪安樂窩嘯臺故址則百泉澄澈  
漱珠漾藻清數游魚閒亭敞日弱柳搖風又復悅  
焉自失矣歸而嘆曰掃地誅茅爲淨土焚香鍵戶  
卽溪山人生能著幾兩屐洞天福地寧有窮乎吾  
家歷上之金線瀧水之范泉與陽丘百脈歐冶劍  
池固應與蘓門伯仲若所聞駢邑之百丈瀑布及



原山之淄泉其勝當不在康王谷黃厓之下嗟乎  
吾獨不得寄青山廡下耳庸拊髀匡廬哉會有隱  
君子趙吉人者作而言曰吾家在淄源淄水吾能  
言其槩已而聽之居狀西塞山前白鷺桃花也顧  
安得南浦雲邊朱簾畫棟乎而趙子曰否否雪山  
爲芻牧之場曹溪作屠沽之肆西子湖方捧心而  
病香徑屨廊猶其後也余不自計竊有志而未逮  
者久矣今擬托鉢爲緣建壩十丈于淄水之上稍  
得遏牧畜之闌入者而又小小畚鍤奉祠白衣大

士一龕彌勒吾將老焉如是而已矣蓋趙子已儒  
而醫醫而僧矣余曰往哉子志必就夫淄水自神  
禹旣道以來百千年問津者皮相之近之不得與  
泰岱溟渤雄峙東國而一日者刮目阿蒙品題佳  
士此一役也吾知岳陽有靈必陰相之試思匡廬  
之內其畫地而居者不知幾人幾世矣而譚之者  
不曰宗雷靖節十八人則曰紫柏憨山二老地以  
人重與人以地重與若百泉歌于衛風亦渺渺千  
載矣而知與不知莫不謂康節先生與孫阮善嘯



諸君子徜徉其下此一役也百爾有志其屬而和  
之者必衆矣夫百年如夢彈指丘山元凱沉碑孔  
雀愛尾此猶無足道耳若夫支願空山塔焉若喪  
者山水之真情也敷坐而座寂滅現前者大士之  
圓通也倘山中二三隱君子陰晴之餘洗心阿耨  
之池振衣波羅之岸固不止則百斯男錫爾純嘏  
矣異時不佞柳栗橫挑投足百丈仰天諸地或者  
于泉頭山麓把茅蔭頂占踟躕一片地未可知也  
趙子往哉趙子于儒醫諸書叩之浩浩試之而輒

效而以好生退隱爲心故不惜敝帚爲之嚆矢云



王丹麓罄宜園記

王子丹麓家武林之北郭於廳事之偏營別墅亭  
榭複屋山池花樹歷然可愛王子曰是地雖數笏  
有十六宜焉蓋謂宜詩宜爽宜雨宜雪之類也或  
曰是地不過數笏焉得有所謂十六宜者余曰不  
然是殆無不宜矣夫晴宜眺矣雨不宜聽乎春宜  
花矣秋不宜月乎曲欄宜幽矣高樓不宜曠乎亦  
顧所以宜之耳柳冠宜斗笠亦宜高屐宜青鞋亦  
宜匡牀宜竹杖亦宜坐隱宜行吟亦宜賭墅宜擊



志齋文集 卷之一  
鉢亦宜又手宜箕股亦宜謂有不宜者彼自有其  
不宜者在而不在尺宅丈室之間也因額之曰罄  
宜園

於陵靜觀堂記

於陵縣署久圯相沿僦居劉青嶽相國故第顧委  
爲傳舍草其宅之矣蘄春願園南侯取而易置之  
堂廡畢具臨蒞咸宐已而曰贊皇平泉晉公綠野  
邱成子之居之其遂忘之哉因爲記以詔來者而  
顏其堂曰靜觀則有說焉嘗誦先程子之詩曰閒  
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此自儒生幅巾  
杖屨俯仰禽魚之事感造化之推遷盼庭柯之榮  
落支頤忘世把酒會心故其詞有曰萬物靜觀皆



自得殆非其廻翔闕庭正襟輪對時也若夫一行  
作吏百緒紛集朝聞鐘而放衙夜張燈而治事雖  
退公之委蛇亦寢食之急遽故昔人又云幾時得  
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三竿紅日山寺高眠  
不易言矣况夫軍符夜發羽檄晨飛租吏之催呼  
常拙司馬之期會愁違五穀登市而如土三農得  
歲而恒饑豈印牀之偃仰惟拊髀而歛歔敢曰側  
身天地更懷古回首乾坤其息機哉其或萑苻烏  
合旗丁脫兔刊章以求張儉圖形而索季布捕捉

倉皇邏卒恐懼狗盜鷄鳴客不滿數雖四時佳興  
與人同恐薄言往愬逢其怒矣而侯之以靜觀名  
其堂者何謂也不觀夫岐伯越人之爲醫乎病夫  
呻吟而藥師怡朕也爲能察其腠理之所苦而霍  
朕起之不觀夫長年三老之爲舟乎盤渦捩柁而  
榜人晏如也爲能施其舟楫之所用而布帆無恙  
今閭閻亦稱病矣我侯高坐堂皇澄懷觀物而嘗  
得父老之所苦曰新絲得無未繅乎新穀得無未  
刈乎羽檄雖馳而每緩須臾以聽其蘓息謂蔽邑



志寧堂文集 卷之一  
悉索敝賦惟無悞於章程耳何重苦父老爲也于  
是於陵之疲者與癘者起矣至於讀法久廢里社  
叢奸銅章墨綬秉憲鰲狀庭設鉤鉅里報探丸捕  
樗六博務絕其端爾耕爾估爾魚爾佃非其種者  
鋤而剪焉譬造父之六馭歷鳥道之千盤雖執轡  
之瞿瞿亦舞鸞之翩翩此萬物之所爲自得而我  
侯之所謂靜觀者也爰乃掃石鳴琴下蓋公之榻  
胡牀對月登庾亮之樓念前賢之不作感天地之  
蜉蝣倚樓而嘯曰吳宮花草埋幽徑晋代衣冠咸

古丘嘯餘四顧白山轟轟錦水悠悠宛九嶷之嶂  
嶂泛三湘之扁舟富貴不淫貧賤樂吾生此外復  
何求侯異時旬宣中外釐剔郎署其亦毋忘斯堂  
矣



向歲癸卯之役嘗問道匡廬歷金坪鹿洞黃厓玉  
簾泉之間因而涉南浦陟西山瞻滕王閣之所謂  
畫棟珠簾者其中今昔詞人眺詠何限而王子安  
之後再求一登高而賦者寥寥指不多屈矣越歲  
與法黃石先生汎舟于濟南之嵒湖先生出所作  
續滕王閣賦讀之始嘆文林學海漫謂古今人不  
相及也日者策杖江東覽西典之斜暉弔南鎮之  
嘉會湖娥江蕩鑑湖流連之餘未嘗不一丘一壑

續會稽賦序

向歲癸卯之役嘗問道匡廬歷金坪鹿洞黃厓玉  
簾泉之間因而涉南浦陟西山瞻滕王閣之所謂  
畫棟珠簾者其中今昔詞人眺詠何限而王子安  
之後再求一登高而賦者寥寥指不多屈矣越歲  
與法黃石先生汎舟于濟南之嵒湖先生出所作  
續滕王閣賦讀之始嘆文林學海漫謂古今人不  
相及也日者策杖江東覽西典之斜暉弔南鎮之  
嘉會湖娥江蕩鑑湖流連之餘未嘗不一丘一壑



時而蛩吟蟬嘶而黃鐘大呂並奏鈞天木難火齊  
同集海藏則惟我黃石先生續王龜齡之會稽賦  
而有作也說者云王子安登閣一賦馬當送客疑  
有神助故騷流艷稱之不知西江秋漲金風時起  
頃刻而兼數程凡舟莫不如是余前此過石鐘彭  
蠡而南也已日暮野泊矣俄而風起舟行蓬蓬如  
龍游抵南昌郭外民間尚未息燈也蓋已二百餘  
里矣但少伊一序耳此如剡溪雪棹人羨于猷之  
高致而不知山陰道上莫非夜航也且子安之作

又烏知亦非宿構者耶先生旅寓吳山偶抱子春  
下堂之憂凡干旄及門者不出迎亦不報謁而戶  
外索書求畫之屢恒滿雖筆退如塚墨洗成池狀  
座無鄴架行無枕箒而兩越之山川人物源流盛  
衰之故輒濡毫而盡其勝槩攬彼陳蹟抒我襟期  
此自孝先便便吞石渠而瀉灑瀨者寧怪上林之  
後復有長楊兩京之篇繼以三都哉昔人有言恨  
古人不見我彼平子太冲一賦動至十年視先生  
之雄文急就何殊七步八又豈不二陸聞之傾心







塾者其人必慧十夫之聚農功既畢歲時伏臘以  
葺其所常祀而况于國家建官設學崇教育才  
之署乎且今日公帑亦告匱矣天家軍需河工  
芻茭器甲之屬無事不出于捐者倘俟之澄清之  
後取諸官庫之餘茂草丘墟寧能終不治乎業不  
獲借材于旁郡恐滯人之費且重也余曰是則朕  
矣督餉之檄方馳滯人士母乃急其所先歟多士  
曰餉誠先矣而教匪所後環堵之室塲圃既入鳴  
琴歌詩黍稷酒醴黃髮怡怡婦子嘻嘻分其餘瀝

洽比隣里一門之內襦袴粗畢或事踐更或佐紉  
績不問其餉而賦已治我有丁男而或逸之我有  
黃耆而或棄之主伯亞旅騎牆而閭箕帚鋤耰德  
色訕訕蹊田漚麻置之于理終歲之間鉤金束矢  
疾首瞑目侮其鄉曲雖有脫粟吾得食諸不問其  
餉而賦已絀蓋明倫若此其急也且先生之教我  
何如哉講讓型仁不待鄉飲酒禮之日也輟其闌  
干之咏以課我制藝分其松桂之寒以資我蘭膏  
飲食教誨賦招隱如不及焉束脞之義謂何先生



之鱣堂而後之耶况此金生粟死之時不必待命于鑛洞銀山斤斤焉惟白鏹是事也凡厥所有皆可以佐畚鍤子敬之困菽粟以斗斛計文伯之機布縷以尋丈計贊皇之一株一石能以益澤宮皆作子弟士行之竹頭木屑取以藉泮水卽大經綸阮宣之杖且佐工興傳說之賢無妨版築凡我同人諒有攸好固豈同二氏之琳宮緝宇托鉢浴門者比乎淄人士豈以爲後而緩之乎余不佞嘉多士之好義而樂觀其成也以質之高司寇念東先

生先生曰有是哉凡我縉紳疇無子弟國僑訓之抑亦何獨晏朕盍出所有以爲士大夫先聲乎已而曰此房公之所以入人者深也胡安定之教蕪湖也以六齋訓其子弟房公繼此其有作哉朱考亭之賦白鹿洞也曰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會日月之幾何屹夏屋之渠渠今者於論鼓鐘必有博雅者起而賦之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謝, 齊, 月, 川, 文, 治, 世, 良, 已, 則, 戴, 其, 德, 乞, 文, 以, 記, 其, 事, 余, 不, 佞, 維, 山, 東, 固, 多, 良, 醫, 若, 史, 所, 載, 扁, 鵲, 倉, 公, 者, 皆, 有, 名, 于, 世, 越, 人, 家, 渤海, 淳, 于, 家, 臨, 淄, 去, 齊, 生, 於, 陵, 較, 近, 爲, 醫, 藥, 祖, 齊, 生, 豈, 得, 其, 遺, 方, 耶, 扁, 鵲, 受, 術, 長, 桑, 君, 所, 活, 人, 甚, 衆, 世, 以, 爲, 神, 殆, 非, 人, 也, 朕, 其, 言, 曰, 越, 人, 非, 能, 生, 死, 人, 也, 此, 自, 當, 生, 者, 越, 人, 能, 使, 之, 起, 耳, 淳, 于, 得, 師, 禁, 方, 決, 死, 生, 多, 驗, 朕, 其, 師, 乘, 陽, 慶, 家, 給, 富, 倉, ）

代謝齊月川文

淄川曹氏子康侯患項疽幾殆於陵齊生月川手  
療之患良已則戴其德乞文以記其事余不佞維  
山東固多良醫若史所載扁鵲倉公者皆有名于  
世越人家渤海淳于家臨淄去齊生於陵較近爲  
醫藥祖齊生豈得其遺方耶扁鵲受術長桑君所  
活人甚衆世以爲神殆非人也朕其言曰越人非  
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淳于  
得師禁方決死生多驗朕其師乘陽慶家給富倉



公又好行游諸侯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所診病期生死視可治尚時時失之不能全也齊生性篤摯所治疾務專其症不他游以故所活甚衆不可以數計有聲公卿間不似近時號精良醫者務爲名高不恤人疾苦夕投劑則夕以歸朝投劑則朝以歸日惟招搖里市僕僕勤費幣爲也夫業醫母亦欲活人耳病家望醫如望歲而方揚揚以爲名高也者不始終其事世亦烏賴有此良醫乎陰陽診厲代所時有特患不與岐黃同時耳寧

憂病乎乃遇矣而又不專其症若倉公好行游諸侯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矣顧倉公所活齊公卿王后若史所載不下十數輩朕亦間有診視不可治不時起者豈亦扁鵲所云此自當生者與夫生當扁鵲倉公之地而又與同時固能使生者起耳越人當秦時行其道于瀧雒邯鄲間淳于當漢高后時行其道于齊而秦漢之間有一時之公卿雖貴如楚亞父者當彭城滎陽之地前不值越人後不值淳于而病疽不可治以歿故曹子之遇齊



生月川其時同居之地又同皆厚幸也不佞舊識  
齊生間有所請不以風雪阻而曹氏又余戚也故  
爲記其事

候仙園記

萌水之西箕山東麓是爲李家莊候仙園也園北  
舊第弘麗殊甚園南爲小溪道開村諸泉遠瑣石  
嶺東注溪南半里爲山山東西延亘數里如屏列  
園中南望溪山遂成勝槩云入園門高檜扶立繚  
迎春花蔓爲壁循檜南行花林綠天出連翹棚下  
道遇一夜合樹離立松間西出見候仙軒崇臺四  
級周以短垣綺窓小構宛如處士居舊第峻宇沉  
沉至此怡狀若失矣軒北一石倚灌木狀如疊雲



對峙湖石叅立葡萄老蔓成株盤石上施于松檜  
間短長下綴軒西逕爲檜林廣袤可畝餘虬藤蜿  
蜒攫地復起孳怪石舞林杪重雲密布竟日爲陰  
北一石屹立可丈許彷彿似海上蓬萊割來一片  
地但不聞流水淙淙何處去耳近西雜花外一帶  
女牆俯臨深澗因澗爲沼長可百尺危橋橫度若  
虹縹緲欲動或徃徃凭藉而過猶恐墜也橋上南  
望沼盡處爲小亭出園外橋北沼中青桐扶踈蔭  
水臺臺北爲山山外沼盡處修竹葱蒨別起重樓

從他逕入如雲中羽士館度橋北折沼上女牆如  
西岸迤西芙蓉亭巋狀濃蔭中南起竹臺溪光入  
座西立一石與檜林石伯仲石外小山出牆外龍  
爪槐下小石几列座鳳凰長白諸峯朝霞夕靄撲  
人衣袖山外牡丹五十餘本高者三尺許芍藥三  
之一北下疊階爲琴石壑琅玕戛玉曲沚流觴是  
爲沼之西北一門臨竹開拾級入門高樓對壑樓  
宐貯梵字金經及宛委瑯環之藏蒲團小磬茗椀  
爐香不必爲天台五嶽遊也樓西逕折爲南軒下



窺爲琴石無路可通南與芙蓉亭對此軒獨空奕  
棋樓西甬道轉素壁列楹以十數分爲二院複牆  
重門止空冬日擁爐煮茗掃雪穿澗而南行南岸  
一亭當溪心臨石閘豁狀園外如鳥開籠村落峯  
巒徙倚可數是橋上所南望小亭也亭西爲溪水  
入沼處遵亭而東垣外爲南溪老樹叅天長風披  
野垣內爲東西渠有閘可啓閉垣北渠南古柳盤  
鬱半天怒號柳間得一平橋偃渠上甃階數級是  
爲薜荔門乃侯仙軒之南門也披襟當風此爲第

一薜荔如樹翼及披垣門內一松柯從地起蘿蔓  
扶雲與軒前三石相周旋去軒而東爲薔薇籬籬  
西卽夜合離立處籬東花樹成林槐桐桐蔭廣可  
三畝迤東牡丹芍藥百分畦而植稍北爲藏花窟  
是爲園之東際南渠之水出園而東匯爲廣池池  
內石亭基已漫滅憶當道開諸泉盛時北滿潞東  
滿渠南滿溪主人一葉繫柳根與鳧鷗上下亦飛  
來幔亭九曲之一也余奉紫霞先生几杖過別業  
者數矣銀臺子下草聖幾行猶留壁上癸丑之夏



志齋文集 卷之二 四二  
二三同志來與汾濱導師習靜者凡再閱月跣趺  
之餘日有遊焉或飲綠雲之臺或奕薜蘿之鄉或  
谿色山光支頤入定或耘夫牧豎欹枕分席未幾  
復與存吾刺史松籬孝廉有脩邑乘之役爲時旣  
久遂得次其厓畧如此夫古今之事多矣梓澤蘭  
亭鞠爲茂草平泉綠野數易主人而况般陽之多  
故乎卽結綺臨春浣溪青塚銀簫玉管但聽蛙鳴  
翠繞珠圍惟餘蝶舞又不止候仙一園爲狀也當  
此園之初成也舊主人家姬遊春飛來複道妖童

憐月競上歌舷固一時之盛也今易其主十年矣  
文靖之欄缺陷不脩仲蔚之徑蓬蒿不剪偶爾策  
筇止譚白社無端結制都號黃冠不知候仙之識  
誰氏題門意者選佛之場無妨酒肆乎客子俯仰  
今昔尚是望屠門而大嚼所謂三十年猶作境會  
也

是園已售于韓公燕翼矣附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趙晉遊記跋

日記古人寡過之書不止怡情景物而已嘗思趙清獻焚香所告或每有存本惜未及見耳竊嘗與同志相勉為日錄輒一再書而罷有如檢點精進卽茗椀酒卮偶而知味亦並可紀况蒔花藥飯魚鳥昔人或著為經乎若策杖而出有山川雲物朋儕投合可書良多狀蠟屐時亦有之又且倦于緇塵不暇搦管益生長山國竹兒不能與管城子從事稍投館舍短檠木几蘧蘧狀矣猶記余廬嶽之



志齋堂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五  
役閒蓑一艇偃仰蓬窓既無輪蹄之勞更筆床茶  
竈不移而具過都歷郡不廢吟哦且晨鐘未發蒙  
首青綾柔櫓啞啞曉烟已破當斯時也涉心寓目  
宐有所記而亦未遑也今讀載積先生所爲趙晉  
遊記不禁蓬心洋洋矣蓋操觚小技也亦往往視  
其襟期有如蟲鳴果落亦自雨夕之常耳而昔人  
以爲名士風流至若猿歸青嶂鳥下碧巖學道家  
謂二十年錯作景會先生白雲自悅別有幽懷小  
駐蕭然同遊不共如使寄情于景物也者當時時

有一梓澤蘭亭武彞雁蕩在其意中偶爾一卉一  
羽寧足供我墨瀋乎余嘗謂艷舉過情媚山川與  
媚人物均關廉隅自是丘壑中人當解此味耳南  
村素心倘可晨夕或不止太行井陘之間綠柳長  
廊之下也君家投豆亭上垂簾宴坐嗒焉若失時  
西竺南華薄言汗漫應亦有好音惠我矣



齊東野語卷之六 齊東東南鄉九戶集闖闖小市也而農商之貿遷者必赴焉以辦 國稅利民用繫至重也年來牙 僧縣胥倚公攫利商民裹足蓋市無人矣余與邑 文學潘生鄭生王生善人李某等惻朕念之具詞 邑令願捐金納稅以去市蠹除牙雜課程每歲額 銀卽依期完納外縣衙並不遣一役入市余有田 一廛在市之北歲雇四人司斗秤之役不取市中 一錢於今數年遠近稱便咸曰是宜立石以詔來

齊東九戶集捐稅小記

齊東東南鄉九戶集闖闖小市也而農商之貿遷者必赴焉以辦 國稅利民用繫至重也年來牙 僧縣胥倚公攫利商民裹足蓋市無人矣余與邑 文學潘生鄭生王生善人李某等惻朕念之具詞 邑令願捐金納稅以去市蠹除牙雜課程每歲額 銀卽依期完納外縣衙並不遣一役入市余有田 一廛在市之北歲雇四人司斗秤之役不取市中 一錢於今數年遠近稱便咸曰是宜立石以詔來



者期相續勿替余謂人無問貴賤事無問巨細凡具五官者皆能有益于世有益于世雖韋布其人與公卿等無益于世與木石何殊乎夫手口耳目人非不足也於人之顛也一手扶之人之爭也一言解之此非有難能寧必捐財是亦賢者之功德也彼陳太丘王彥方之行豈減于周召哉乃既無益於世矣而又損人利己慶災樂禍徒爲害于世是人而豺虎也吾願聞風而起者樂善不倦與其爲豺虎也母寧爲公卿也

於陵周村鎮捐稅碑記

士大夫居於鄉母寧惟裙屐交遊侈聲華宴笑而已哉凡父老之呻吟里井之好惡苟存心于物者雖偶爾警歎所及亦足以扶名教而厚風俗何可自處于涼也若夫許汜之求田舍灌夫之濁潁水者姑母論已於陵五絃李公以大司寇予告侍養者十餘年里居好神仙鉛汞之事賑乏卹死痼瘵之切一如其在朝時而周村市鎮積義倉以捐課稅其一端也公旣歿公之子岱源刺史孝友篤於



家推良產予諸季而以荒圃自予無幾時憂瘁以  
卒維時刺史之子松客公孫方在舞象勺時也司  
寇公既歿而公孫方幼于是周村市僧之攫金者  
駸駸復起松客聞之毅然曰是予之責也夫絛衣  
之謂何而聽之也爰以鄉人之詞具始末請于方  
伯事下邑令俾輸額稅如故又勒石永禁奸徒之  
擾市肆者而後商民喜可知也曰是不可不載其  
德且願後之君子相續于勿替也乃介余友晉石  
趙子乞言於余以紀其事豈以余之好善有素歟

朕松客方將出爲令一日縮符綬則百里之命寄  
其握今海內吏治方急催科而重捕盜夫催科如  
額則婦子憂其生計捕盜滿數慮善良有受誣者  
松客將何以善其治使二三父老一如周村市鎮  
之歌舞君也昔曹平陽之言曰吾惟以市獄爲寄  
及去而爲相清淨畫一與蕭鄴侯齊名夫爲吏者  
如治市去其害市者而已松客翩翩年少於聲伎  
佃漁都捐棄無所好而篤故舊修嫺睦賢名日起  
今去而爲吏爲斯人保障一如今日則今日者公



志登堂文集 卷之一  
孫之緒餘也將以光昭前人之令德于不墜區區  
市肆之事其何足云後之君子居于鄉者必有聞  
松客之風而起者矣

磁窰塢市鎮載德記

世有云人必磨一命之榮而後功施及于物者此  
所謂凡民之論也嘗讀高士傳慕管幼安之爲人  
當其在鄉里時男女共井爭汲幼安潛爲置器井  
傍汲滿以待取者後人知幼安所爲也悔而不爭  
隣人有牛暴其田者乃爲繫之涼處水草之飼厚  
于牛主其人感愧如處嚴刑他如王彥方陳仲弓  
之事如此類者多矣卽以幼安二事論夫豈必旌  
旄軒冕而後有其力哉夫豈必指困解囊而後有



其財哉夫豈必前呵後殿而後有其人哉以一手  
一足之所優爲者而出自高賢遂至曩絕千古余  
於禮寰孫封翁磁窰塢市鎮之義舉而嘆爲管幼  
安以來一人也夫市鎮者牙儈攫金之場也閭里  
之豪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利 國家課稅幾何頭  
會而歛之錙銖而不遺子大於母至于十倍先王  
日中之義蕩朕矣商民裹足而市以廢不可謂小  
害也封翁之于磁窰塢也旣與紳士之好善者捐  
稅數年矣已而日饑饉薦臻不可久也爲明揭課

稅之數于市市人取辦及額而止市儈不敢多索  
胥役不得多徵而一市帖朕載德矣愁遷者謀生  
恒於斯辦課者賦稅恒于斯市人聚族而謀曰封  
翁之德不可忘願記其事以詔來者而介吾友晉  
石趙子一再爲余言余謂鄉人之誦義也是鄉人  
之厚也雖朕鄉人烏知封翁哉封翁之訓其子給  
諫公也曰毋以服御之微而忘 國計也家庭惓  
惓無他語焉昆季友愛之堂韋素不移其志此市  
事亦封翁之一跡耳余每謂天下不用治士大夫



不害民已端坐而致之矣有嗜養生之術者告人曰無冒風露無啖鴆毒不必岐黃雜投葠桂其人固無恙也而其功在岐黃之上非有以益之也無損而已昔者周孝侯之居其鄉也其父老疾首而不樂至比于長橋之蛟南山之虎使斯人而在仰封翁之風其亦可以皇朕汗下也哉異時 轡文綸綽之音知必採舊史之筆爲實錄也

重修玉皇宮募序

上帝所居蓋宮貝闕世徒傳其名而已非世所謂綺䟽朱甍丹雘棖題之宇也世所傳方丈員嶠十洲三神山者往往結束之倫屬簷梯航而冀一至其地非縹緲不得見卽見輒爲仙風引去不得登此猶在人間遂至緣絕乃爾况其在玉霄諸天者而謂尋常老稚辦香之所得而升躋與一切工僮之所得塗墍丹雘于其間必不朕矣朕而洞壑幽棲多藏修士帝釋雖尊由于苦行當其道未成時



莫不棄愛如仇。迺榮若螫，把茅一枝，流膠裂膚而不去。而其時所棲息之廬，不必名山大澤，擇而處之也。大約一丘一壑，若將終身焉。顧其道方未成，世之人必掉臂而過之，不肯稍一探足。雖一二好奇間，一蠟屐不能信宿留也。夫其道未成也，固能任人之所不能任，則其道既成也，斯能往人之所不能往。比比朕矣，何足怪乎。般陽山國也，泉石甲于他邑。而西南一帶雲寺，其泉猶勝如鄉人所號青石峪者。石丈嶽巖，偃臥爛熳如鶯花之春樹。嶙

峴如撐海之珊瑚，貴人名園不得輦而致之。如是者以谷計，又如鄉人之所號滴水泉者，十畝穹厓泉懸於春淋漓，傾注直下成溪，練飄風吼不可逼視。以方慧山中冷平平耳，嘗見廬嶽谷簾猶假人力。雖老衲跡遍九州，云未嘗見此也。夫以西南泉石之勝如此，而玉皇宮實雄峙于別峰，以前賢輿志所逡巡而未獲表彰者，而琳宮俯瞰其勝，居人或好奇之士，嘗跬步而探之，其裹足而不遑至者亦已多矣。斯其爲帝天之離宮別館，霓旌絳節或



時一臨焉未可知也間考之經傳玉皇上帝初爲淨德太子捨位修道蓋歷劫忍辱而證金仙如來又歷劫而證帝位當其未成道時如此之一丘一壑豈不足爲其雪山少室矣乎日者不戒于火宐乎居人之願有托鉢也且異日帝宮告成轟火宅之蓮池滌宿生之熱結倘有黃冠厭世得嶽圖于靈山服神丹于王屋者紫府瑤臺焉知不于是乎在而豈止錫福澹災此一方民哉君子探篋顧佇鷓過新羅指囷徘徊駒飛隙影百爾有志幸毋以

鄙言爲嚆矢矣因文學漢思趙兄山公韓子之請  
豹巖道人不揣拜手爲之序



修葺殿廊序

重修淄川西郭。關帝殿廊序

已未之冬家弟涼武病中夢 帝君呼之曰此菴  
不足庇風雨爾其爲我修之 弟辭以不能 帝君  
復曰爾但倡之可也家弟明日以告余曰豈聖祠  
或有未葺者乎又一日詣西郭 帝祠祈禱守祠  
道人云大殿前廊上漏下濕向來屢議修葺訖無  
成議弟聞之瞿眙憶昨夜之夢其在斯乎于是托  
鉢於長者居士之前期竣斯役余乃薰沐序之曰  
帝之顯赫揭日月于中天非筆所能書也今姑述



其一事前在丙辰之歲故南鄭令高邁塵年兄以官庫那借之數奉 旨變產不能完高公子子唯旁皇無計其表兄趙生開三代禱于神得第九籤詞曰望渠消息向長安常把菱花仔細看註解云此籤若代人祈禱主日下帝畿內有佳音來報若自占則不朕又曰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色上眉端云云趙生嘗以此詞相告殊不解也已而大司寇先師姚端恪公聞此事惻朕動於中募化中外宰官二千餘金代償官帑得邀 皇仁准其一

家團聚回憶占詞肅朕驚悸余每欲鐫此事于尺牘而未遑也茲謹詳其端末以志帝之與民同患如此而欽崇廟貌者其亦知所從事也已



刻楞嚴宗要募序

雲光大師楞嚴經解藏藁已久今其孫曾謀討削  
剔以廣其傳雲公可謂有孫哉憶余丙午八月課  
弟姪肄業歷下維時寓南郭之佛山禪院者五旬  
于是賓從遙集或策杖孤往遇有嘉言善行輒欣  
朕有獲不問其繙素因得見二善人聞二善事而  
刻經其一事也其一人爲廬墓之孝子此子于演  
武廳之南佛山之麓穴地爲屋于其母墓之左竊  
嘗造其居士牀草薦蓬門瓦缶一犬信信守戶子



如也顧紉韋爲業每得值必入市懷果舍肉以供  
蓋年來未嘗輟云一則十彰禪師得法于洞山者  
也共一事乃鄉人議建放生池于濟上此事王  
都及江浙處處有之而王都爲盛初縉紳釀資  
集羽毛以息蒙袂之夫耳後則解網及魚鳥矣再  
則拾棄兒哺乳之今已有成童者歷下峭湖濼水  
七十二泉之間亦有長林廣澤可以推好生之德  
者此事可舉或詞客雅集素封宴好其中所謂游  
于天者也而豈以烹鮮擊肥易之耶今十彰師已

受請開堂瀛海矣其廬墓之子倘得棹楫以旌其  
門甚善卽或有淹雅之儒長歌以記其事亦彰痺  
之微權也放生一善社尚俟有成言至楞嚴宗要  
當此三空四盡之時托鉢之舉愚以爲止宐謀之  
土著而不宐謀之宦遊蓋集雉頭以爲裘汰恒沙  
以爲鐘雖繁猶可就也若鼎食之家方今閭遺酬  
酢之會且日不暇給而遑及此乎有門上人以疏  
至故爲書此意有門乃西竺之濂洛必有會于余  
言



菴子溝寺募序。

淄之巨浸有若孝婦范陽諸水而黝折惟有般河  
般之上下村墅類如東里先生之所謂山陰溪曲  
者而攬勝乃在菴子溝一帶蓋其地豁谷之澄泓  
可以容舴艋林木之窈窕可以蔭跣趺茅亭歸狀  
相望可以恣杖屨而其儼舍山城者可以攜樽榼  
早出而夕歸獨四方輕去其鄉之君子則寤寐旁  
皇而不得時至溝之中泉可以激溝之壁爲洞洞  
祠 觀音大士其石壁則可洗苔蘚而鐫遊詩嘗



試遵壁而遠眺其蔚藍爲晴日其罨畫爲遠山其  
喧寂爲隴陌其谿呀爲斷崖其游泳而熙適者爲  
禽魚與樵牧其噌吰而鐘鞳者爲晚瀨之水春其  
倘恍自失嗒焉若喪者則倦客之支頤而忘其世  
也而其敷座而坐寂滅現前者則爲三十二相之  
大士一日者吾友王子長人徇鄉人之請將仍其  
穹廬而丹雘之飾其宇而廓其外吾知過此以往  
淨度莊嚴辦香以供優婆一龕以禮羽士終古潺  
湲叅以梵唄吾烏知曹溪之一滴不於是焉寄之

方當爲之執舂鍾之役而何憚於托鉢之嚙矢也  
抑且從操觚而有所感矣向者銀臺吾友維舟祠  
下二三君子擊楫而賦清流焉曾日月之幾何而  
舊題不可復識矣夫世無所謂今古也天地如新  
雙輪自躍七尺非我黃土相循苟不明楞伽之心  
印者不足語少室之功德而况乎康樂之登臨豈  
堪問宗雷之白社乎吾過矣世卽有矢彀提而發  
信施嗣給孤而稱長者亦不以鄙言之故矣



死菴華嚴頌序

死菴大師余初識于青州法慶蘭若一揖罷跌坐  
話趙州布衫斤兩微言妙緒風習習生兩腋間顧  
其人鐵骨而冰心也既別余更移步相約曰倘能  
遊我白嶽者當結束爲公提斗笠無何公愛天岸  
和尚記莠已而掩關清源業有時矣一日或謂余  
范文正讀書草堂中有禪侶駐錫士庶翕狀瞻禮  
其知之乎于是蠲期躡屩造謁既登堂則故人也  
歡言下榻何異三生烟棹瞿塘乎因掃室休夏蓋



粥明志聊彷彿先猷蓋書堂卽古白雲寺建刹峯半  
溪泉出山蘿石繚門密樹高厓赤日不到固東海  
一小小清涼國也抱朴子記長白爲泰山之副嶽  
故又稱白嶽云爾余旣棲遲洞壑因得窺公所爲  
華嚴頌諸著述公曰是抑亦彩雲影中紅羅扇子  
矣夫百城叅詢大似鯨人買水耳而歸來梵志止  
是蕩子持家雖云無箴不捨亦何妨因指見月乎  
因請梓以公諸同志余維雪鴻駒隙中竊願徧識  
當世尊宿雖未遑納履天童狀公業勉循緇素之

請建慈幢于白雲而靈轡大師攝席青州繼跡淳  
沱僕不敏私幸于無着天親之間所謂與君成二  
老來往亦風流也



濟南開元寺募序

年來聞一挂笠七十二泉烏藤瘦蹇蘭若遍矣顧  
二六時雲板茗粥行行猶昔乃種田博飯而目視  
雲漢者抑何多也夫學人業搭三衣卽不垂手市  
塵踞曲彖唱無生亦橫挑拄杖直入千山萬山耳  
乃何大事未明叅學已畢偶或老宿過從漫朕雲  
水遇之托鉢齋堂龍蛇混雜良可慨也每憶佛山  
深處林茂而泉清橡栗蹲鴟了不關世拚坐破蒲  
團立亾坐脫亦可作自了漢一日有僧普世者以



開元寺募簿來請序且曰此佛山東南之古刹也  
意卽向所謂林深而泉清者歟昔少室之所云功  
德者吾誠不知其何若但使有人焉以其身爲大  
千牀座飯古德豎法幢俾衲子雲從響附于我乎  
息肩是誠十方之所謂功德主余將預爲之請單  
焉而豈止于管城之役役實無功德之語竊恐少  
室之爲權說矣僧偕吾邑僧錄來未遑晤乃爲叙  
吾之所欲言以請命于君子之有志于悉檀者因  
以勸濟上蘭若云爾。

濟南黑虎泉呂仙祠募序

濟南名泉七十二如金線芙蓉江家池館諸勝率  
皆娟麗靜好可跣趺終日而坐人也若層樓縹緲  
複道蜿蜒惟趵突泉爲勝况對泉開府親見仙師  
此地蒼梧北海之間誠不減岳陽大觀矣狀三  
珠樹乃肇自人工若瀕洞噴薄澄澈翡翠固不若  
黑虎泉之天成也今者從青島家言移泉神而東  
向而黃冠之士議祠絕陽真人於泉上玉京望幸  
諒有同心與余因是而益有感矣海上三神山旣



風航不可渡而柱下漆園長生久視之傳乃有箬笠芒屨踏遍名嶽而不得其術者於是星冠霞帔之侶祀真人於淨地與雲輶之來臨倣十洲之勝跡集羽流而頌禱狀而牛書鴟尾廣鼎難欺玉盃金魚漆室如覩載在禪官古今同慨至如支機有石星槎來析木之津火棗如瓜鸞輿下蔡經之室益復茫茫不可問矣以故道籙分流玳瑁異幟玄牝之門紛如聚訟鉛汞二物幻有多家若夫悟真諸註何異白鹿之與鵝湖况如南北兩宗豈止黃

蘖之與曹洞甚而飲上池者誤飲烏頭所謂青瓦素練反成伐性之斧斤更有采龍珠者錯獲魚目名爲白雪黃芽何異欺人以瓦礫將使鶴山吟月坐譚圭旨之真傳鯨背乘風妙入蓬壺之奧室安可得哉安可得哉朕積功者不必俟之十世濟物者何處始爲五城則今日而誠有許旌陽賣薑翁其人者出乎莫憶白雲之上按宅而及鷄犬但祈黃金之成點石以救窮黎卹災卹旱佐太府之泉刀新穀新絲舒茆簷之物力則純陽真人之祠卽



志卷之十一  
與昌平三遷之堂並祀不朽可也余不佞竊願瓢  
笠相將長跼而請教者大矣請以質之君子以助  
畚鍤之役

重修興福寺募序

祠寺之設爲有功于名教乎曰有鷲嶺鹿苑之行  
爲可施于震旦乎曰奚爲而不可也客色朕而不  
憚曰名教之替也聖人鼓鐘于宮野老徇鐸于路  
司敗氏執簡而議之小之以鱣撻大之以郊遂而  
詭詭者如故也而徒恃雕繪土木浮圖幢幡之招  
搖其爲力也幾何矣且震旦之爲教也迹不絕于  
里門名不殊乎鄉國而迦文氏欲棄倫類躄空山  
以倡之母乃不能家諭而戶曉乎有應之者曰唯



唯否否抑嘗聞夫舟車乎舟之涉也以楫不以橈  
車之行也以軸不以輻方其穿而棘其軸雖有康  
衢等之于羊腸矣梶其棹而膠其施雖有莪舸棄  
之如漏舟矣震且之爲風也啼笑成而詐僞滋儒  
者之教紛寄於揖讓絃誦之餘而其事不專員冠  
句履之子習爲堂皇之說而無所當于與窳司馬  
司敗伺其隙而從其後而聖人之初意浸繁而浸  
遠矣非聖人之言不行也其事不專也古先生之  
徒有言曰只此一是實餘二則非眞理其根株而

不理其顛末問其主伯而不問其亞旅羣狀習之  
寒暑結制而不止心性猶名象之餘談而事功之  
足矜張者蓋已寡矣故震旦之中有爲明心見性  
之學者殆聖人之功臣而非聖人之勅敵也今有  
不善游而溺焉者中流失楫一壺千金懼其溺而  
習爲游焉而漫責之者曰爾何爲泛家浮宅靡室  
靡居不壺之功而壺之罪謂之通論得乎而况于  
舳艫萬斛風帆千里者乎有不善御而馳焉者載  
脂其車六轡如濡懼其敗而習爲御而漫責之者



志齋堂文集 卷之一  
曰爾何爲匪兇匪虎率彼曠野不軸之功而軸之  
罪謂之衷言可乎而况於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者  
乎夫名教之醇雜不可問而謂空山苦行之士爲  
棄其倫類所謂不爭此事則此舉無名識者有以  
窺其微也或曰體則狀矣而未免遺其用以迦文  
之教而不及于陳常母乃尚有遺訓歟夫一翳在  
眼而山河改色片雲在天而日月失光非用之害  
而體之害也如以用而已無着阿難之昆弟不減  
于墳箴孟蘭保恩之孝經不異乎曾閔顧其所以

用之者何如耳善乎釋迦之言曰人人有智慧德  
相只爲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先賢程伯子見毘尼  
威儀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充斯旨也雖唐虞  
之德教復興可也若云見像興感佛土莊嚴所謂  
留其櫝而返其珠得其皮而遺其髓猶未足以語  
此矣冶頭鎮興福寺般陽舊刹也其主僧將修其  
殿宇山門乃不憚饒舌以爲之倡



準提菴募序

西竺持誦之旨儒生嘗惑之矣顧年來每從士夫  
宴會輒見奉準提秘咒者嘗比比而是勞勞玉齒  
寒似逆巖泉急君子獨何所昉而跣趺成風乎聞  
一致詢其故大率皆感於世故而休心者之所爲  
而澹菑祈福又其次焉者也夫感應之符捷於影  
響旃陀之業淪於泥犁此不從俱胝藏教而知之  
矣而或謂因果之字典墳所不載抑且郇國之廚  
何不可供吾饕餮者是不難豎義以濟其私耳嘗



見越人笑馬秦人笑舟豈曰攸宐倘未出乎鄉井之見也華言梵言不惟其文也惟反之躬而已矣試卽取吾儒典墳而讀之歆羨爲因則朋從爲果矣出口爲因則違應爲果矣一日之精誠卽爲一時之對越百年三世何獨不朕蓋至誠感神理一而已矣華言以爲幢而趣之梵言以爲的而弋之是何所分於疆域之間乎今夫事之至奇者莫揲著灼龜若也向非編簡所出詳知作者之里氏其不嗟咤而去之者鮮矣昔賢之句有云春畦雨過

絀紈戛隴風來餅餌香有味乎其言之也而又何惑歟至於無故不殺則暴殄之戒南北海攸同焉彼計日清齋豈惟去其泰甚固當與好生者同其令德云爾原夫網罟之設亦猶法之有鱣撻也去其害人者而已而漁獵者遂以之世其家是天乙氏不宐祝網而麻叔謀之徒當爲司敗彼强大之凌愚懦其得於天者常左而中於禍者常淡不亦宐乎如吾鄉膠海間往歲彘罹兵革有識謂東方之俗向少侈矣卽一下箸殘鱗介百千性命今



日之事何嗟及矣乃今歲地震又惟沂莒爲甚說者曰沂莒之間家屠肆而人鼓刀江鄉醢脯舉出其地或者其已甚乎不朕彼人猶吾人也其播田輸賦與吾同吾人何德而免旃傳曰積惡有餘殃不止迦文之重因果也吾邑張孝廉吉臣高太學振美素奉準提戒維謹會邑城西門內菴殿告圯兩君僉謀重葺之敢爲敷陳其義以見當世士夫非無所昉而爲之且以告君子之修因者

修淄川西橋募疏

淄川西隍舊建六龍橋蓋般水與孝水合流云般水出縣東南二十里孝水出縣南四十里顏文姜祠下孝源瀆洞般源斐疊皆益以山泉細注至城坤隅而合下經於陵會大清河東入于海二水發源固高率夾山而出險每秋霖沛沛諸嶇壑雷驚風吼而下經邑門沒岸衝堤行人失色雖晴霽彌日猶嘆望洋也官私間有急務若乘潮而濟或且與鳧鷗上下不可救拯矣故明邑令時和王公有



憂之創建石梁可二十丈有奇枕女牆而躡西郭  
爲虹者十五首尾建坊顏曰六龍繚以石欄行人  
便之詎至今六十餘年矣每曉鐘既發晨門乍啟  
流水湯湯輪蹄如織猶憶 順治丙戌秋邑令修  
賓典之禮于橋上冠裳旣集清歌侑觴不殊遊廣  
寒聽羽衣霓裳曲也越歲戊子秋霪霖浹旬拔木  
漂屋蔽河而下沉桿浮乘抵梁而濁流大壅有登  
埤而觀者過流壁立可垂簷而汲也不及睥睨者  
一仞以故橋盡圯旣而雨歇漲收惟餘負城一孔

歸朕如魯靈光耳或見雙龍蜿蜒吟水中以爲寶  
龍爲之災焉按先是丁亥城陷于寇我兵用火攻  
崩東壁已而霽雨南雉悉墮已而橋盡圯誠數逢  
其厄云爾嗣是惟恃渡口畧約朕膚寸而合則郊  
人昇而去之一時洪濤怒發其大者勾符之吏滯  
郵館而稽程其小者納采之家望銀河而愆期而  
且泗而溺者歲報河伯不仁未可殫記廿年來國  
人之病涉旣久而又築室于道也今有里人黃姓  
名金貴者偶有所感慨朕托鉢而將竣斯役于是



志齋文集 卷之一  
有議之者謂人各有業夫夫也母乃病狂而易其  
守乎或又曰是任重而難集將蚊負以貽輿人羞  
余聞斯言也以爲是不足信也夫大人憂天下之  
先憂者其老於牖下者鮮不以爲病狂矣昔有宰  
某邑者謀固爾圉築鑿之役畢殫厥力工旣罷偕  
其內巡焉細君謂之曰佳則佳矣盍冶四鑲以勤  
吾鬱壘宰曰斯役也業嘔血以底于成詎猶有遺  
慮則給之曰將輦歸以代菟裘耳信斯言也塗山  
癸甲其不投四載之轄者何耶夫愚公之世可以

徙山精衛之味可以平海我人唯祈上帝以降康  
耳 國家已錫我以良牧時其征輸里社報賽動  
十百緡以爲常而閭左之嘉禮徃徃破中產而不  
恤寧惟靳于斯役將見東門之黔卽與版杵之聲  
互答未可知也黃姓將募之四方以舒厥志故爲  
叙其所由來如此

黃金貴長跟余門數晝夜余不得已爲作此疏  
後黃姓竟抱疏自經迨遲之數年後始相商募  
金重修之狀黃姓之義不可沒而不傳







某必不爲是也鼓之吹之翕狀一變其衰亦有所始也而其君子則异是若或屬而和之倘亦聞而若不及焉鄉中謹厚者且麋至而擲揄之矣曰夫夫也雖縮綬中情怯耳吁嗟噉維厲之階孰大于是或雖稍稍厭苦之而不知鑒之又相爲雄長焉亦鼓之吹之而囂狀一變今讀高王兩先生之約蓋猶譯正考父之鼎銘而後知循牆偃僂者之爲三命益恭也觀賈少傅之陳疏而後知箕帚耨鉏而詬誅者之爲無禮也郭解之權傾公相怨及睚

眦而卒不免乎法者之爲大無道也劉先主之告許洸而求田問舍者欲臥諸地下也見郭林宗王彥方之于鄉里如稚圭辭印綬專地盜土以自益灌夫家居橫恣人莫敢誰何果濁潁水而汚汙青也抑寧惟此約及之哉故相張憲松先生之訓其子若孫也寧負屈讓人務使吾家有官若無官斯其斯爲相國之言乎方今 新法綦嚴刑上大夫矣吾知過此以往風移俗易亦有同人倡予和汝歌風吟月課雨占晴風輸官租斗酒羔羊得以有



其歲時慎擇家僕媼睦任郵斯無忤于鄉黨後有  
賢者起必來取法爰及苗裔以相及也向聞長安  
有言曰山左三大惡地某邑某邑云云夫豈其狀  
哉夫豈其狀哉

淄川縣志田賦小引

國朝賦役皆以故明萬曆年間爲定額蓋當其時  
烟火繁盛則海內無曠土明季兵燹歲侵疆宇多  
事地荒人逃非其故宇矣以萬曆爲額以廣爲額  
也淄川山高而水激山高則石田難耕風起沙飛  
不生榛莽水激則隄岸莫定淫霖怒浪化爲溝谿  
自昔瘠土食貧夙稱山國至崇禎末季草竊叢生  
饑饉薦至燐火遍野父子相食豈有墾田反盛于  
萬曆之理載稽順治十四年奉 旨修定賦役全



書內開萬曆年間四等共地六千三百五頃零崇禎年間四等共地六千六百七十二頃零較之萬曆之額反多三百六十餘頃聞之父老皆云崇禎間有蠹書羅思信韓三策欺隱田糧經某令嚴訊得實遂誤報爲額外之數此田之所以多也往歲奉 旨度田時凡山堰溪曲皆入荒田之籍以求足額異時若按數而墾之其必石可犁沙可耨也而後可夫 國賦皆以萬曆爲額獨淄以崇禎年爲額恐後來視事者必有棘手之一日矣

南華所云南面之樂不可知解

或問莊子夢空髑髏云死而至樂其說信乎曰不可知也曰莊子非聞道者耶其言謬悠而無據耶曰是亦不朕朕則所謂不可知者何也且漆園之說其意安在曰古之著書立說者言人人殊不聞道皆不足以經遠若莊生者其書詼譎要眇總之歸於一致大約鎔萬物之煩結而歸於化者也至於髑髏一篇抑又變羈愁者之一說也夫生人之苦聚亦多矣欣欣相乘攀援不歇南華內外篇所



以旁引曲喻奪其窠臼而予之伴奩者亦既不一其詞矣忽而告以北邙伊邇漆室將開凡百有生鮮不噉噉狀出涕之無從也莊生若曰無畏無怖凡形化皆樂土也蓋以出之幽谷而錫以絕倒此莊生之大慈也狀而謂南面之樂不可知者則何也莊子當齊楚七國之時將以破凡民之愁城而無以大信於人也乃曰夫不見諸侯王之樂乎有生之樂南面王皆能過之若所云鬻體之樂雖南面王不能過也此莊子將以破凡民之愁城而無

以大信於人也故爲之罕譬而喻焉而不自知其言之不足爲大據也夫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者史有其事矣事有其人矣信如南華所云凡登鬼錄者皆埒勲階是猶責胥井之餓夫爲玉樓之詞賦有是理也否乎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言之在古今如鑑之清如衡之平今古春秋耳歿生夢醒也倘使仲尼奠兩楹而與柳路同車顏回卜商修文地下而與溫操齊驅吾恐黃流之不注於瓦缶而薰蕕之不並器而生也不



待辨而明矣南華將爲訓世之言而不自知其言之戾於彛訓也若曰生而正直者沒爲神明此可知者也信如鬻髓之夢凡有死者南面之樂皆不能過此不可知者也故曰不可知也或曰此漆園自道耳使蒙莊而可遇但當於洞霄紫府中求之耳朕在莊生則可非莊生則不可憶唐大曆間虎丘鬼詩曰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也偶作墓銘摘南華一語有未達其說者因爲小言以解之

武林送顧子苜文序

余從周觀察靜香知王太守圓照從吳梅村先生集知王太常烟客從曹秋岳侍郎札中知王石谷之門人顧子苜文婁東二王旣沒大雅淪喪今於摩詰之間再見長康筆墨有靈丹碧如在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遂至與老兵共飲哉辛酉余客吳山館顧子於白鹿泉之竹軒把酒論文晨夕與共觀其潑墨吮毫筆筆皆造古人堂奧而不襲其迹新篁初長烟雲滿壁顧而樂之不知其身爲



客也方今精于畫法者以予所聞南有顧公大申  
北有鍾公一士法公黃石可謂落落晨星矣法先  
生畫九鶴圖畫一石園九峯聲滿長安人得其片  
紙揭之壁上以爲榮然絕不肯輕爲人作又少所  
許可及紫陽山翠幙樓下一見顧子便與日夜論  
元宋人筆意不忍別贈詩殷切約與後會顧子之  
所得蓋可知矣獨是邇來繪事家異說而人異學  
少所見而多所怪溺于師授不覩大成寫意蒼老  
者或目之曰粗用筆娟秀者或目之曰稚此如少

陵之詩劉會孟笑之後之人又有罵會孟者舟州  
之文歸太僕非之後人又有不盡宗太僕者樂地  
樂天李白李赤墨守輪攻反騷非孟誠不知其紀  
極良可嘆息不止于畫爲然矣余旣北歸爲文以  
別顧子昔虞仲翔有云人生有一知己死可不恨  
顧子往哉操所學以與世相見其必有所合矣



義倉積粟二議

一 儉歲自給

義倉積粟如遇真正凶年人家真正乏食凡此積粟之家正爲今日未有自己八口不飽而暇及濟人者也除家有餘糧者原不需此外其貧戶所積卽同主事人總算原粟若干得利若干必足以救自己一家之性命其餘朕後及人蓋義倉所以難行者多因捐粟有人而究竟食粟遂不知爲何人也若捐粟之人曉朕皆知原爲自己積蓄則願積



者衆願積者衆則餓死者少矣

一凶年濟人

積粟所以自備亦以濟人也一遇凶年凡積粟之家皆煩主事先造筭清冊一本某人原粟若干幾年得利若干其積粟之家各有本族及親友之貧者聽其各人同親友到倉或圖書親筆帖至應借給多寡俱聽積粟各家之願但不得本分外多支耳人各急其所急而凶歲無貧民矣

錢糧比較說

錢糧方今第一要務而夏稅秋糧屢見條陳正在議覆在 廟堂碩畫自有妙畧目今所最宜商者則邇來州縣相沿陋習一年三百六日日日比較日日打板爲煩瑣也夫比較止期完糧耳假如有一人于此該銀十兩大率作兩次三次卽完矣至多作十次卽完矣未有作三百六十次封納者也原其始自順治十八年以後錢糧稍急州縣勤于催科或五日一比或三日一比于是無日不比



無日不打矣在受比者去鄉村或百里或百五十里于是在官之日反多而至鄉糶糧賣布之日反少矣在州縣經承皂隸等役利于比較打板日日有常例入已斷斷以爲善政日不如此則錢糧斷不能完其實民間所恃者莊農凡錢糧皆麥後封一半秋後封一半何嘗三百六十日逐日封糧耶在州縣亦以爲一日不比較便以爲廢了公務于是梭打之聲徹晝徹夜一切精神皆耗于此于是錢糧而外議保甲不過行票造冊了之誰爲入籍

之民誰爲不入籍之民無從而知也而東人之有無盜賊之出沒無從而知也曰那得有工夫恐悞比較也議教化不過出告示具遵依了之講鄉約何能親至勸農桑何能親至誰爲惡人誰爲善人何處風俗好何處風俗壞本縣何暇及此比較而已矣方今有司之精神不足而百姓之魂夢不寧大半皆由于此亦自有循良之吏一月止比較一次其考成亦未嘗受累狀而海內俗吏勞擾成風窮年敲朴而正項反耗于私費者蓋十之八九如



此矣查現今報部由單皆後開四季完糧由單可  
查也但未嘗實在奉行耳如以四季比較倘慮其  
追征之緩或至有悞 國課合無便定爲每年十  
次比較不惟省民間幾萬萬無益之板卽有司精  
神閒適舉凡風俗教化緝捕詞訟亦有餘情得以  
及之朕後上呼下應奉行不至爲具文而吏治可  
登上理也蒞蒞之言伏惟俯賜採擇施行



